

从艾霞之死到阮玲玉之死

□ 弘石



艾霞像

翻开 30 年代的电影史，曾经有过这样一部影片：它不仅讲述了女主人公由希望到绝望的悲剧经历，而且还将两位同样以自杀的方式进行最后抗争的女影星联系在一起。

这部影片就是《新女性》，而那两位女影星便是艾霞和阮玲玉。

艾霞其人

艾霞原名严以南。1912 年生于天津。她早年曾随经商的父亲在北京居住，并就读于圣心女校。由于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艾霞在少女时代就萌生了做一个“新女性”的向往。18 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加之

因恋爱问题而与家庭发生冲突，她终于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独立谋生。

艾霞爱好文学和戏剧，到上海后曾加入过田汉创办的“南国社”。不久，她又投身电影界，并逐渐显露出表演才华。从 1932 年开始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她参加了《脂粉市场》、《春蚕》、《丰年》等 8 部影片的拍摄。她扮演的角色尽管类型不尽相同，但都带有较鲜明的个性风采，其中尤以在《春蚕》中饰演荷花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拍片之余，艾霞也并未忘情于文学，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随感等各类作品。这使她与好友王莹一起共同享有“作家明星”之誉。在 30 年代初的影坛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女演员原本不多见，而像艾霞、王莹这样不仅能够执笔写作而且还能赢得文名者，就更少了。

值得一提的是，艾霞曾于 1933 年主演过一部以揭露都市罪恶为主旨的影片《现代一女性》，而这部影片的剧本，正是由她自己根据一些亲历亲见编写的。作为一位有着多方面才华的女影星，艾霞不愿随俗沉浮。当年曾与艾霞同在明星影片公司供职的著名作家柯灵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家报馆看到艾霞颇有演艺前途，想要选她做“电影皇后”（条件是支付报馆一笔钱）。这对于当时许多女演员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但艾霞却将它视为笑谈，置之不理。

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艺术才情，使艾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爱。不少观众常常给她写信，而她也乐意写文章在刊物上热情作答。但是喜爱她的观众们哪里知道：在这鲜花和掌声的后面，艾霞的内心又经历着多少痛苦和辛酸！作为一位富有思想个性的知识女性，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生活和那个被她她称为“黑色的电影圈”的工作环境，离她的理想实在太远，她因而常常处于一种矛盾和苦闷之中。而作为一位弱女子，曾经有过爱的伤痛的她，更渴望能有一份真情来支撑自己的

世纪行 1998 年 7 月号

人生，然而事实上她得到的又是一枚苦果——在“爱”的名义下，她被人利用，终遭抛弃。不可解脱的现实迷惘加上精神折磨，使她身体渐感不支，终致绝望——1934年2月12日，在春节的欢庆声中，艾霞含恨吞下了致命的烟土。临终前，她以一首小诗向社会发出了最后的控诉：“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全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报恩我的良心”。

《新女性》与阮玲玉

艾霞的郁愤而死，给电影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许多朋友和同仁在感到惋惜和哀痛的同时，也对这一悲剧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思。柯灵先生曾在《悼艾霞》一文中这样写道：“艾霞有理想、有热情、有勇气，她是能够倔强地生活的，却终于在桃符万户、旧岁更新的时节毁灭了自己……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她走到这条末路，是多少年来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

但是，一些无聊的小报记者，却并不将艾霞之死看作是一个有才华的女艺术家的“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他们更愿意把这一悲剧事件张扬为一出“桃色新闻”，甚至极尽添油加醋、嬉笑调侃之能事。小报记者们的恶行，无疑更加激起了正义的人们的愤慨。于是，在良心的驱使下。一部以艾霞为原型、而又将矛头直指社会的影片问世了，这就是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

《新女性》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韦明，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而从家庭出走。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很快遭到了抛弃。好强的韦明来到上海谋生，当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业余还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她依然没有逃脱社会恶势力的魔掌：由于拒绝校董的戏弄，她被学校辞退了；同样由于拒绝小报记者的戏弄，她又被莫须有的是非所包围。面对女儿的病危，她无计可施。在身心交瘁之中，她只好选择自杀的方式向社会发出抗议。但是，当她服下安眠药并被人发现而送入医院后，

报纸上却出现了恶意造谣中伤的文字。在又一次巨大的刺激中，韦明发出了“我要活，我要报复！”的呐喊。但为时已晚，药性发作了……自然，与艾霞的真实经历相比，《新女性》的故事有较大的虚构成份。但它所概括的，却是那个时代许多奋斗中的知识女性所共同遭遇的命运：她们渴望做“新女性”，却常常要为此而付出灵与肉的代价；她们正直善良，向往光明，却往往由于自身的弱小而在是非和经济压力面前束手无策。正是由于剧作内容所具有的这种极富概括力的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真实，打动了扮演韦明的阮玲玉，使她把银幕上的那一页页血泪史演绎得真切可信，催人泪下。

“做女人太苦”——这是阮玲玉经常跟朋友说的话。尽管阮玲玉比艾霞更早走上银幕，也拥有更多的荣誉，但作为靠自身的奋斗而成名的职业女性，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有着许多与艾霞相似的内心经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角色创造之中，以致于常常在摄影机停止转动后依然难以从规定情景中自拔。有一天，剧组一共拍了25个镜头，而她竟流了14次泪！是的，在影片中，谁能分清哪是韦明，哪是艾霞，哪是阮玲玉自己呢？

《新女性》公映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进步影评家们的赞许。但是，由于影片描写了一个小报记者的无耻行为，竟引发了一场所谓“记者公会”要求赔礼道歉的轩然大波。而当制片公司的老板毫无理由地屈服之后，那群无聊记者仍然不肯罢休，不断写文章对影片的主创人员进行恶毒的攻击。不幸的是，不久阮玲玉的个人生活再度发生纠纷，这恰好为那些无聊记者提供了雪上加霜的报复机会。“人言可畏、人言可畏！”——这位中国无声影片时代最为杰出的天才表演艺术家，终于愤恨地留下遗书，选择了与艾霞和韦明同样的生命结局！

“韦明之前，尚存万难。艾霞而后，此又一人！（孙师毅夫人挽联）但是，从艾霞、韦明到阮玲玉，她们最后所选择的，不也是一种对正义的呼唤和对罪恶的抗争吗？□



阮玲玉像